

韩国最畅销的小说家，
继《九刺鱼》后，最新力作。

「韩」赵昌任 著

王东福 译

灯塔守护者

등대지기

+

- ◎百万读者因之感动而泣的凄美亲情故事
- ◎韩日热卖第一畅销书
- ◎继《菊花香》之后在韩国引发轰动的又一力作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灯塔守望者

赵昌任 著

王东福 译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涉外合同登记号:图字:01-2002-3962号

Copyright © 2001 by Cho, Chang-In

Original Korean edition Published by Balgunsang Publishing Co., Ltd
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algunsang Publishing Co., Ltd
through Shin Won Agency Co., Seoul.
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© 2002 by Worker's Publishing House of China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灯塔守望者/(韩)赵昌任著;王东福译.-北京:中国工人出版社,2002.8

ISBN 7-5008-2872-1

I. 灯… II. ①赵… ②王… III. 长篇小说-韩国-现代 IV. I312.6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65485 号

灯塔守望者

赵昌任 著 王东福 译

出版发行: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:100011

电 话:(010)62350006(总编室) 62005038(传真)

发行热线:(010)62005049 62005042

网 址: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求实印刷厂

版 次:2002年9月第1版 2002年9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: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字 数:170千

印 张:8.875

定 价:18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赵昌任与《灯塔守望者》

赵昌任,韩国当代著名作家,长期从事文学创作,以刻画现实社会生活与人类情感而见长,《灯塔守望者》即是这样一部力作。作品一经问世即引起极大轰动,一时间洛阳纸贵。从2001年8月至今年3月,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,该书已54次印刷,作品深受广大读者喜爱之程度由此可见一斑。

《灯塔守望者》之所以如此轰动亦绝非偶然,这不仅在于作家高超而娴熟的创作技巧,更在于作家通过作品向人们转达的深邃的人生哲理。也惟其如此,人们掩卷深思,其余音绕梁,久久不绝。

《灯塔守望者》,是作家长期采访灯塔守望者,历尽艰辛而完成的新作。作品中充满了对孤岛灯塔守望者孤苦而倦怠的人生的描写,以及那掩藏在现实生活中的憎恶、纠葛与和解。作家向人们转达的守望者与灯塔间的关系是这样的:“灯塔守望者存在的惟一理由,就是让灯塔的光芒更加明亮。即使明天死神降临,今天我也依然在这里守候。”“是灯塔欣然接受了这汉子,是灯塔展开双臂紧紧拥抱那被亲人、被他爱过的人所抛弃的灵魂。8年,那是历经狂风暴雨和酷暑严寒的岁月。在那漫长的岁月里,灯塔是汉子的朋友,汉子的恋人。”作家以守望者与灯塔寓意现实社会中的人与事,由此让我们自己去领悟如何认识我们自己和自己所做的事。

《灯塔守望者》是一本优秀的书,值得关心自己和生活的人一读。

+

灯塔守望者存在的惟一理由,就是为了点亮灯塔。
即使明天死神降临,今天我也依然守候在这里。
用我今天的生命,去热爱灯塔。

目录

第1章 海鸥	1
第2章 归航	51
第3章 灯塔	85
第4章 银杏树	141
第5章 母亲	183
第6章 守望灯塔	221
尾 声	269
后 记	275





第1章 海鸥

1.

九命岛是个遥远的海岛。

从南道的港口城市永山一直远航三个小时才能到达九命岛。并且，从陆地到九命岛的海上航路也只有一条。从十五海里外的茶岛回航的客船，每隔两天才有一班经过九命岛，也许是因为距离太远的缘故，很少有居民搭乘这条客船来这里。但即使是这样，也不能就此断定九命岛是个无人岛。

在遥远的九命岛上生活着四条汉子，在宇就是其中之一。

在宇是海洋水产厅下辖的航路标志科的在职公务员，通俗点儿说，就是以灯塔为家的人；文雅点儿说，就是灯塔守望者。也就是使灯塔按时明灭的灯塔员。



灯塔守望者。

人们经常这样称呼他们。但是，同事们要是这样称呼可就不恰当了。因为，说“看门的”、“看山的”、“看家的”等等，凡属“看什么什么的”人，自古以来就含有职业蔑视的味道。可对在宇来说，不管你怎么称呼，他都没什么可遗憾的。

“怎么想起要去看护灯塔呢？”

有位女子这样发问，就在他决定要去灯塔的时候。

在宇什么话也没说。

好像是有太多的理由把自己推向了灯塔，却又无法一一说得清楚。不过有一点是很明确的，那就是，他以前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去看护灯塔，甚至连从前站在远处瞭望灯塔的记忆都已经模糊不清了，更不用说要去遥远的海岛当看护灯塔的人。

八年的岁月过去了。

不知那岁月为何如此的漫长，又为何如梦般的令人无奈。时间只能表现出指针旋转在物理方面的意义，但却无法丈量人们澎湃的胸怀。可无论怎样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在宇的履历上又多了灯塔守望者一项。

尽管那女子再三追问，在宇却一如当初，没有任何回答。这倒也不是因为自己的内心深处埋藏着多么丰厚的东西，而是那八载光阴就这么流走了，如同磨灭了一切，好像最终什么也没有留下。

可能在宇就是这么想的。

有时，对于选择什么样的生活道路，我们真会做得那么泾渭分明吗？不管是怎样的生活，都会伴随着欢乐与痛苦，掺



杂着焦虑与期待。有时会跌倒，摔得头破血流；有时又会在山谷中迷失方向，像溪流一样永不停息地四处流淌。这就是人生。人生的道路不会简单地因为我们如何有理想，又如何有决心，而变得平平坦坦；人生的结局也不会因为我们如何善谋，又如何善战，而变得尽如人意。

茫茫大海中孤零零的海岛。

孤岛的山坡上白色的灯塔。

永山地方海洋水产厅九命岛航路标志管理所。

在宇就生活在这里。

这分明不是世间那种一天要握上几十次手的寻常生活。虽说自己没有多少肩挑背扛的受苦的必要，但也没有高声吆喝别人的理由，更谈不上有什么与他人交往的机会。

不知从哪一刻开始，在宇决定不再去费劲地与人交往。痛苦和悲伤就跟山坡上滚下来的雪球相似，只要抱着不放就会越滚越大。可就算是自己有决心，又有意识地去回避，悲伤也还会像地平线上升起的云烟，袅袅不绝。每当这个时候，在宇就一个人陷入了深思。

看透了人世间的纠葛，才能成为灯塔守望者。作为灯塔守望者，他心里不能装着太多的东西，也不能看得太远。

有八年来一直喂养的小狗“欢欢”；有一年中半年停留在这里的海鸥；有每年都暴卷落叶的海风；有二十四小时都要看守的灯塔；有可以酣睡的宿舍；有相互间无须问候就能看



透心思的同事，还有偶尔想起的思念的人。

但也不仅仅如此。

在宇认识一个人，他连听到九命岛这三个字都会流下泪来。他曾经是灯塔员，在九命岛呆了三年，现在是陆上一家生产厨房用品的企业经理。他吐露出至今仍历历在目的九命岛上凄楚的生活。

“灯塔守望者不会哭。也许有想哭的时候，那就看看不断撞在悬崖上的波涛吧，只要这样想就行了。这就是灯塔守望者的生活。”

这是登上九命岛的第一年，从灯塔长郑弼坤那儿听到的话。

撞上悬崖粉身碎骨，痛哭悲嚎着的，那不仅仅是大海的波涛吧。在四处透着凄怆的九命岛，没有理由再给灯塔守望者增添新的忧愁。岛上毛棘子丛中呜咽的海风，失去伴侣的海鸥的悲鸣，云雾中汽笛悠深的颤音……

还有一想起九命岛，眼泪就会涌出来的时候吗？不知道。重要的是在宇知道，自己是决不哭泣的灯塔守望者，也就是说他在世上见到的一切只有九命岛。

3500坪*的九命岛。

百无聊赖地闲逛一番，曲曲折折地走上十分钟的路，也就尽可绕岛一周了。这就是在宇的全部活动空间。

有时，感到3500坪的九命岛简直比无期徒刑囚犯的0.7坪的单人牢房还要小。有时，又觉得九命岛空旷得就跟从地

*译者注：“坪”为韩国计算面积的单位，10000平方米等于3025坪。



球到银河系的最末端那样遥远，就如同时速 700 公里的海燕的翅膀在广袤的宇宙中不过是一个小点儿罢了。不过，反过来想的话，就好像整天蠕动不过几十米的蜗牛的旅途，也可以说是承载了世间的一切。

一切取决于下什么样的决心。

关键是怎样下决心。

这是在宇通过八年灯塔生活得出的最真实，也是最确切的结论。还有什么可贪求的？还有什么依依不可割舍的？看着灯塔，学会满足，这是在宇深信不疑的。

2.

“歇会儿再干吧。”

昨晚一夜的雨点儿使灯塔窗上的玻璃污迹斑斑。正在擦拭玻璃窗的在宇听到喊声，循着声音转过头来，郑所长正两手拿着纸杯站在灯塔下。

在宇把抹布丢进水桶，沿着二十八磴铁梯子和一百九十九级螺旋台阶走下灯塔。

“让哲泳干就行的事，怎么还自己亲自去干呢？”

“不能什么事儿都使唤哲泳。”

清扫灯塔是灯塔员中级别最低的人干的活，这是惯例。去年来到九命岛的宋哲泳算是灯塔员中最小的了。

宋哲泳大学毕业后，七级公务员考了几次都没通过，最后当了列属九级公职的灯塔员。但是，并不是说他连信心也



都从七级掉了下来，灯塔员不过是个过渡罢了。有一天他在酒桌上这样说，并且还像从前一样做着七级考试的准备。

“难道还把九命岛当成什么考试院？这么无聊地守着灯塔，还有什么精神头儿去……”

有六年灯塔员经历的李吉成这么露骨地嘲讽着宋哲泳，并且，还过分地把一些琐碎的事儿推给哲泳。实际上，只要有就会离开这里，李吉成自己也是这么想的。

在宇不想去责怪宋哲泳，九级也好，七级也罢，就凭着有理想这一条，也应该受尊重，这一点不管是在虚幻梦中，还是在现实中，都无可厚非。

郑所长一边递过杯子，一边说：“你什么事都这么干，也太看不起那些后生了吧。”

“这跟所长你使唤后生们倒个咖啡什么的也没什么区别。”

按级别排序来说，郑所长之后就算是在宇了。但是，在宇不想什么事都按着级别序列去办，都按惯例去办。当然，也不好拔高说，他是一切都站在后生们的立场上才这么做的。

在宇知道自己不是绝对宽宏大量的人，也不具有能圆满处理人际关系的素质。他之所以这么对待别人，不过是觉得要是事事都讲究级别序列的话，那九命岛就会变得越发狭窄，岛上的人也就会愈加渺小，那可是实在太可悲了。

“不管你怎么拼命地干活儿，别人也不见得就能理解。”

郑所长在灯塔入口处的光板地上一屁股墩儿坐了下来，在宇也在郑所长对面的岩石上选了个地方坐下来。

“所长你也不理解我吗？”



“不管怎么说,我是要离开这儿的人了。”

说完,郑所长就弯下腰,拔着脚下漫无边际的杂草。郑所长说过,灯塔的周边要收拾得像人干净的外套一样。

看着郑所长后脖颈深陷的皱纹,在宇忽然感觉心头热乎乎的。

刚来到灯塔的时候就是这样。与岁月逆步而行的郑所长,总是以这样的胸怀紧靠着灯塔而生活。不管是风雨交加的寒天,还是烈日炎炎的酷暑,既像是牵手思念的恋人,又像是抚摩幼小的子女,他无法离开灯塔。

郑所长掉过头来,视线投向灯塔。

“最近,突然觉得从二十多岁就开始的灯塔生涯,才是自己始终念念不忘的一切啊。过去总是想念陆地,想念人们,思念那些不经意间漂过的渔船,简直就跟和尚撞钟似的。”

在宇也循着所长的视线向灯塔望去。

“现在,不知道还想念什么了,真难呐。”

那是太难了……

郑所长眼看着就要退休了。自从大地有了灯塔以来,他创纪录地在这一行当干了四十二年,这就是他孤独的人生。在漫长的岁月里,只是看护灯塔,而这之后留下的就只有无奈。

“从今天算起来,还剩一周的时间了。”

“是啊,和九命岛的因缘也是,唉,现在是该结束的时候了……”

永山海洋水产厅属下有三个地方有人工看护的灯塔。长崎浦、小狸岛,还有九命岛。



长崎浦在陆地。有五百多居民的小狸岛与外界的联系也很便利。而只有九命岛，是孤零零的海上孤岛。航路标志科所属十二名灯塔员大都回避去九命岛任职。这不仅仅是因为遥远的航路是个问题，更因为每次轮换都得上岛过上整整三个月与世隔绝的生活，才有一次休假。

对于拖家带口的已婚者来说，在九命岛上供职就更是苦不堪言了。所以，在航路标志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就是向九命岛派员，首选的都是那些未婚者。

一次任职的周期是两年，可是郑所长和在宇却自愿留在九命岛上任职。如果说在宇没有陆上亲人的牵挂倒也说得过去，可九命岛上惟一有家有口的郑所长就只能说是固执了。

* * *

郑所长从怀里掏出香烟问道：“你在这儿过了几年了？”

这并非是期待着回答的问话。他们双方已经到了不用绞尽脑汁地去想，就能把对方知道得一清二楚，而且双方也无须跟对方隐藏什么的地步了。

“想起你刚来九命岛的时候了。脸白白净净，穿着笔挺的西服。你从码头一下来，我就断定你至多能呆上三个月，我想再怎么也不会超过这个数儿。”

灯塔不是在宇的第一个供职场所，作为服兵役的一种替代形式，他在国防产业部门当了几年的车床工。

尽管在宇也知道，灯塔员干的不是那种坐在办公室里，翻翻书看看报纸的工作，但是，他还是觉得自己是第一次上



班，穿套西服还是应该的。可是，直到踏上九命岛的那一刻，在宇才知道了自己的装扮是多么的滑稽。迎接在宇的同事们，都穿着浸透了汗水的工作服，或是穿着宽松的运动服。

可见，那时在宇对灯塔是多么的无知，也不知道灯塔与自己的生活该如何互换，选择这一工作对他来说，完全是毫无目的的盲从。

“干了三个月，你去休假的时候，我想你的任职该结束了。你话里话外都透着胆怯，整天皱着眉头。可是，你休假一个月就回来了。那时我又想，往好上说还能接着干上半年吧，可现在八年都过去了……你也真算得上是老朋友了。”

最开始的时候，在宇的头脑中也确实有过这样的想法。

看灯塔，这哪是我想干的活儿，干一干就算了，再说这也不是人呆的地方。

分派给在宇的工作，与其说是技术性工种，还不如说是简单的机械劳动。在远离人群的孤岛上，那种寂静对在宇来说，就像是被勒紧了的思念的绞索，每天变幻多姿的大海也不过是一道精疲力尽的风景线罢了。那动不动就把粪便掉在人头上的海鸥，看着也不吉祥，甚至觉得就跟可憎的诅咒似的。

没法不觉得自己是选错了职业，干错了活儿，简直跟发配到不毛之地没什么两样。三个月来，他一直这么想。

假如有条船的话，可能在这儿一周都坚持不下去，可是，没有马上就能逃离九命岛的办法。他狠狠地下了决心，一有机会到了陆地，马上就交辞呈不干了。这三个月，简直就像尿脬里憋满了尿又撒不出去般的难受。



但是，从迈上陆地的那一瞬间起，九命岛，还有那在漆黑一片的大海上闪烁着光芒的灯塔，这一切都萦绕在在宇的脑海。

真是够怪异的了。太阳西下的时候，心里就会想起要去点亮灯塔的灯，驻足仰望陆地夜晚的天空，九命岛上灯塔那柔和的灯光就会浮现在眼前。每到云雾笼罩的夜晚，取代灯塔光辉的雾笛声就会不知不觉地在耳畔响起。不知不觉间，在宇又燃起了回到灯塔的想法。

一方面和头脑中残留的灯塔的影响作斗争，另一方面尝试着跟把他赶上海岛的人间作和解。就这么着过了一个月。结果，在宇像个举着白旗的小兵，向九命岛投降了。

郑所长叼上了第二袋烟。

“说起这灯塔员呐，那可真是把青春都给葬送了的差事儿，还是去找点儿别的事儿干吧。到了陆地上，就是骑自行车驮个人挣点儿钱，也比干这灯塔员强百倍。”

“还夸我是天生的灯塔员呢，现在又说这话，真让人失望。”

“什么天生的灯塔员……我说过这话吗？就算是我说过这样的话，你自己也得有点儿野心，混个好点的铁饭碗啊。”

郑所长边出声地笑着，边继续正色地说着。

“看灯塔，那是像我这样没能耐，前后都没路可走的人才干的活儿，你干这个不合适，你还年轻，只要有现在这种干活儿的热心劲，不管到哪儿，肯定受欢迎。”

郑所长是个沉默寡言的人，很少像这样吐露心际。再加上连指甲般大小的灵活性也没有的迂腐性格，他成了被同事



暗中挤对的对象。

要想了解一个人，没有一段时间的认识过程是不行的。那一瞬间，在宇从心底里接受了郑所长。并且，仿佛还从郑所长那里得到了从没有感受过的父爱。

父亲。

一位自己弃世而去的人。父亲，原是在穷乡僻壤干农活儿的农民，因为搞特殊农作物栽培失败，债台高筑，一气之下喝了一整瓶的除草剂，最后撒手人寰。在父亲死后三个月零十天，在宇降生了。

郑所长吐了口长气，又接着说了下去。

“年龄再大些，就是再怎么挣扎，恐怕也离不开灯塔了。”

他是担心在宇将来就这么一直呆在这孤岛上，不被人记起，最终做个看守灯塔的人而了却一生。在宇也明显地感悟到了郑所长没有说出口的话的含义。

就算是只剩下你自己，你也要留下来，就算是别人都弃塔而去，你也千万要留下来。

“既然说我是天生看灯塔的，那就得向所长你的最高任职纪录挑战。”

在宇笑着边说边站了起来，心里还惦记着那没擦完的玻璃窗。

“灯塔守望者存在的惟一理由，就是为了点亮灯塔。为使灯塔的光芒照得更远，照得更亮，这就得把灯塔的玻璃窗擦得一尘不染。”

郑所长曾经这样教导过，在宇就跟个好学生似的，在实践中学着做。当然，这也不见得是因为所长说的都对。就说从